

图书在版编目 穴悦陨孕雪数据

花与梦 援第 猿辑 轳珠雅主编 援—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圆园园缘

陈丹华 苑原 圆原 圆原 圆原 圆原 猿

I 援花 援援 II 援朱 援援 III 援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援 圆原援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圆园园缘雪第 圆缘 猿号

策 划：朝扬花雨

责任编辑：吴日珊 朱莽烈

封面设计：黄 浩

花与梦 第 猿辑 雪

主 编 押珠 雅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圆原园原原原原原原

印 刷：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愿园伊员愿 员轳原

印 张：员园 字数 猿园园千字

版 次：圆园园缘年 缘月第 员版

印 次：圆园园缘年 缘月第 员次印刷

书 号：陈丹华 苑原 圆原 圆原 圆原 圆原 猿 员愿

定 价：圆园园缘元 全 源册雪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花与梦



等我长大来爱你

内容简介

他、他、他，绝对是她今生最难缠的学生选
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
她挽救了无数失足的少年，
可这个自己任教以来的第一届学生，
这个比自己小五岁，七年前就说爱自己的男人，
对他，她只有头疼的分选
难道，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已经献了青春，
为了教化他，
还得献清白，
最后还要献终身吗芽
唉，他绝对是她这辈子最难教化的学生选

1

郑重地在合同上签上了名字，交换文件，握手，“祝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晨阳公司的董事长也用力与俞承光握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当然开心了，一千万元的订单对于俞家的集团来讲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晨阳”来讲，那可是一年营业额的三分之一了。

合约签订之后，照例也免不了庆祝一番。晨阳公司倒是没有铺张，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冷餐会。

“据我所知，俞董事长和夫人都是本市人。俞经理也是高中毕业之后才离开本市，几年未回故乡，是不是觉着有很大的变化呢？”“晨阳”的丁董事长拿着酒杯与俞承光闲聊着。

“的确！我是考了外省的大学才离开这里的！一转眼都已经是七年的时间了！变化的确很大，我想我都找不到我当年的家了！”俞承光笑着打哈哈。

“如此就该多留几天，我亲自陪俞经理逛逛！也好一尽地主之谊！”

“我也很想！可是我刚刚回国一年，公司的好多业务还不熟悉，所以非常忙！谢谢丁董事长的好意了！”俞承光婉谢着。

“俞经理不但学识高，而且如此勤奋，真是前途不可限量！”丁董事长赶紧奉承着。

“过奖！过奖！”马屁拍得真是肉麻！

还好酒会没多久就散了。俞承光回到酒店洗了个澡，换上休闲外套又来到了街上。这毕竟是他生长的城市，虽说明天一早的飞机，他需要休息，可是他还是想感受一下阔别七年的故乡。

酒店坐落在非常繁华的市中心，站在依然人来人往的街头，俞承光考虑着向哪个方向走。向江北路走吧，那里从前就是商业中心，可是为何双腿却向江南路拐错了，错了，去那里干什么？干什么，你心里最清楚了。唉！还是听从你心灵的召唤吧！

其实有什么好逃避的，已经过去七年的时间了。你不是已经差不多淡忘了吗？而且她也应该早就结婚，孩子大概都可以打酱油了！

轻轻地叹口气，既然在逃避，就是说明还是忘不了啊！忘不了就不要刻意去忘了，有谁可以忘记纯纯的初恋，又有谁能忘记曾经暗恋的人，那本是青涩年代的一部分，是无法抹去的！

散去了白天的燥热，江风送来凉意，街道两旁霓虹闪烁，让人眼花缭乱。环境很嘈杂，可是俞承光的心底却寂静一片。

他的双腿就像是识途老马一样牵引着他，把他带回十六岁的记忆。走到一个站牌下，他站定了，从这里坐二十五路车，大约十多分钟的车程，他就可以到达有她的地方。

抬头仰望那些站名，还是那样熟悉，心中不禁有些感慨。

候车的人向前，是一辆公交车驶来了。仔细望去，竟是二十五路车。心中一阵踌躇，是否该去那里看一看？即使看不见她，那么看一看曾经生活的地方也好。

脚步犹豫了好久，最终他只是站在那里看二十五路的末班车渐渐消失在城市的车流中。

但是他的脚却依然向着那个方向走着，脑子里却回放着当时的种种，一切还都是那样的清晰，他从未忘却。

那么在这些回忆中，他印象最深，让他一生一世都难以忘怀的是什么呢？

“老师！你别管我了！”

“既然你叫我一声老师，那么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放弃了你，我也不会放弃你的！”

对！就是这句话！因为这句话终于敲开了那个叛逆少年紧锁的心门，所以言犹在耳！

咦！不对！这声音不对！虽然老师的声音没有变，为何自己的声音如此的沙哑？这根本不是自己的声音嘛！

到底怎么回事？幻听？俞承光的脚步停了下来。退后几步，那是个巷口，招牌灯闪烁，巷子里面是几家游戏厅，网吧之类的。

“寝室已经要熄灯了！你还是快点跟我回去！”那熟悉得女声又起，熟悉的仿佛又回到了七年前。也是类似的地方，也是类似的两个人。

虽然离得远，看不清楚容貌，可是那身影却与刻在脑海里的那个身影重合。就是她！没想到可以在这里见到她，俞承光知道自己非常激动与喜悦。他甚至开心得想大叫，可是他却什么都没有做，甚至没有上前，只靠在了墙边。他在等着七年前的一幕重新上演。

“我不回去！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少年正在变音期的嗓子的确有些沙哑，不过也是在重复当年他所说过的话。小子！你不是她的对手！趁早乖乖地回去吧！

“这一个多月来，你一直表现得很好。还记不记不记得你把那么长的《岳阳楼记》背得一字不差！你还记得当时我张大了嘴巴，是那样地为你骄傲！”她的声音还是那样的好听，即使是在训人的时候，依然软软柔柔的。小子，还是回去吧！否则你就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你会后悔的。

“《岳阳楼记》？哈哈！小丰，你居然会背《岳阳楼记》，一会儿背一段给哥们听听！哈哈！真的还是假的？”几个类似小混混的男孩子围在两人身边大笑着。

“你怎么不说话？”老师继续追问着，“好吧！你既然不说你为何离开学校，那我来猜一猜。是不是你以为我把你的秘密告诉了别人？所以你没有返校，你是不是又被你爸爸妈妈骂了？”

似乎是说中了，少年的声音尖锐了起来：“什么叫我

以为，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你，可是为什么我老爸老妈却知道了？我那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少说为了我好之类的，够了！为了我好就可以出卖我对你的信任吗？”

“果然！被我说对了！”声音转了一下，“苏丰！那我问你？我有没有对你讲过，作为一个老师，而且我学的是心理学，我们有的时候就像是心理学家，或者像是教堂里听人告解的神父。即使我无法解决你的心理问题，但是我却是一个好的倾诉对象。作为心理学家和神父首先一个最基本的操守就是严守秘密。这么多年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你对我的误解实际上是对我人格和职业道德的一种诬蔑。那么你认为你的老师是个人格低下，没有职业道德的人吗？”

接着讲啊！不要停！老师，我真的很喜欢听你讲话！俞承光觉得心情愈发舒畅了！

少年似乎在思考，老师乘胜追击，“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知道的！这是我给你的答案！我希望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在你判别人死刑之前，最好先听一下别人的申诉。你不是一向讨厌你的父母，好多事情不分青红皂白，不听你解释就斥责你，打骂你吗？你也对我说过，如果你有了孩子一定会好好地和他沟通，问清楚了，就是惩罚他也要让他心服口服。为何你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少年无语了！

“我说我不会放弃你！实际上你也不该放弃我！难道你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你的老师、你的朋友、你的姐姐

吗？”

这句话好耳熟，你已经在我身上用过了！还拿出来炒冷饭！老师，你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小丰，你这个老师真的很笨！我们都困了！你到底走不走？要走就快些！咱们接着开心去！否则你就跟她回去，去当吃奶嘴的娃娃！老子都烦了！”小混混在催促着。

“我看你们也都不大吧？十七八岁？”老师把目光转向其他人。

“老师，我看你也不大嘛！有二十了吧？刚刚没仔细看，兄弟们，瞧瞧咱们这位老师多正点！怎么做老师那种行当呢，不如来跟我们混，包你赚翻了！”为首的小混混流里流气地说着。

希望你们别再有进一步的行动，比如肢体的接触。否则你们会死得很惨！俞承光开始替几个小混混担忧了！

“你们的赞美我收下了！可是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混？作为一个教师，在我心里，没有坏孩子，所以我不相信你们认为这是条正路，因为你们都是有判断力的正常人。每个人都有迷路的时候，迷了路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如果明知道是条错误的路却还要走下去，那就让人生气了。所以是回头也好，是转弯也好，我希望你们能走上正确的路！尤其不要明明知道自己走错了路，还要带着其他的人也跟你走！”

“什么错路，正路芽你这娘们真讨厌！”小混混们已经是油盐不进。

“你讨厌我也没有关系，可是我希望你们能好好想想这番话！”老师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的劲头还是十足。

“想个屁！我现在给你下最后通牒，赶快滚出这条街。不要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打你！”

他们挨揍的几率在增加。

“老师，你还是走吧！”少年似乎在为她担心，“你让我考虑一下！”

“死三八！你听没听见，小丰让你走！还不快滚！”

“苏丰！其实老师不是不相信你！我相信你就是跟他们在一起，也懂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偶尔出来放松一下也无可厚非。但是，你今天没有返校，我对主任讲是你家中有事，你已经跟我请假了！我已经贿赂了今晚查房的老师，可是如果明早你出早操的时候还不出现。不但我要挨批，而且咱们班保持了九个星期的流动红旗就丢了，攒够十个星期，流动红旗就是咱们班的了！你不为老师着想，也要为你的那些同学想想，作为七十八班的一分子捍卫班级的荣誉也是你的责任！”

流动红旗旁俞承光哑然失笑！真的很怀念那段时光，曾经在他当班长的时候，也为班级保留了一面流动红旗。那时候他和那一班的同学真的很激动，那种激动已经好久没有过了！

“流动红旗？”旁边的人哈哈大笑，“小丰，原来你回去就为了一面流动红旗。没关系，哥哥给你去买几面来。插满你的全身，就像唱戏的赵子龙一样！”

“小丰！别跟这个女人篡掳了！咱们走！”有人去拉

扯那个少年的手。

“我是很笨！可是你们却急了！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这样是对的！是为了苏丰，为了自家的兄弟好！那就该和我辩论，让他自己选择！这样匆匆地走掉，算什么？是为了掩盖你们的心虚吗？还是我的话实际上也说中了你们心思？”

“我都告诉你我会打女人的，你当我的话是放屁吗？”为首的男孩子已经举着拳站在了那个娇小的女人面前。

“大哥！算了！”苏丰连忙拉开那个男孩子，“老师，你回去吧！我保证明天一早一定赶回学校出早操！”

“什么出早操？你难道还真为那不当饭吃的什么狗屁红旗回去？”那个要逞凶的男孩子又把苏丰拉扯了回去，“死三八！小丰是不会回你那个破学校了！你马上给我消失！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就让你尝尝巴掌的滋味！”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俞承光趁早为他预备了悼词。

“苏丰他自己作出了决定！你如果真的当他是你的兄弟，那你就该尊重他的决定……”老师果然不是个屈从于恶势力的人。

“死三八，这是你自找的！”俞承光远远地看着那个男孩子的巴掌挥向老师的脸颊！老天，他看不下去了！所以他闭上了双眼。

果然！非常痛苦的叫声！他睁开眼睛，已经看见那个男孩子人整个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老大！老大！”

“老大！”

“老师！”

几个男孩子的呼叫声同时响起，想当然，发出“老师”这个声音的是苏丰。

剩下的几个不良少年纷纷跑过去看“狗啃地”的老大。

“老师，你没事吧？”苏丰理所当然地询问，似乎忘记了被摔在地上的是自己的老大。

“我能有什么事！”拍拍手，老师冷笑了一声，“原来这就是你的朋友？这种货色你也交？我严重质疑你的择友标准？”

“老师……”苏丰垂下头。他原也就以为老大只是吓唬一下老师，却原来他真的这么没品，连女人都打！

“让开！”柔柔的声音变得十分严厉，披肩的长发，随风起舞的长裙，纤细的身体，在昏暗的路灯下，却再也不让人感到半点的文弱。那气势让几个混混不由得闪避。

被摔在地上的混混挣扎着想爬起来，却被老师一手抓了起来，又直接死死地按在了墙壁上。

“老大！”终于有一个够义气的冲了上来。俞承光不得不再一次闭上了眼睛，无知者无畏！可是下场会很惨的，我可是深有体会。

再一次睁开眼睛，看见一条美腿，一只穿着非常淑女鞋子的脚把那位讲义气的混混生生地也压在了墙壁上。和他的老大一起亲吻着红砖。

老师！小心走光！俞承光非常想提醒一下，又暗恨自

己离得太远，否则可以低下身体，看看是否有裙底风光可以欣赏！

“所谓盗亦有道！接触了不少的问题少年，也识得几个道上混的大哥！可是我真的没见过连女人都打的大哥！而且是连女人也打不过的老大！我真的为你感到羞愧，也希望你自己好好反省！还有你们几个，跟着这么一个不尊重兄弟的决定，只会打骂女人的老大在一起，真的很有面子，真的是正确的吗？”

松开手，也松开腿，她拨了一下散乱的头发，“如果不服气的话，尽可以来找我！我还可以接着教训你！还有一个选择，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学生的话，我会更加欢迎！”拉过苏丰的手，“我们走！”

没想到一回到故里，就可以观赏这样一出好戏。真是不虚此行！俞承光差一点鼓掌叫好了！

美女少年前面走，他在后面跟。快走两步，靠近，伸出手还没拍到她的香肩，却被人家一反手抓住了右手。一用力，想来个过肩摔。

老师！你还当我是当年的俞承光吗？我也是有练过跆拳道和搏击的。瞧瞧这下盘扎得很稳吧！想再把我摔在地上，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心甘情愿地让你摔。

没有撼动后面的人，抓着他的胳膊，娇小的身体迅速一扭，两个人已经是面对面。粉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贯他的鼻梁。由于下盘扎得太稳，所以俞承光的鼻子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一拳。

眼冒金星，鼻子发热，热泪直流。出血了！

“老师！别打了！”俞承光捂着鼻子求饶，“是我！”

飞起的纤足硬生生地放下，“你是哪个瘪三？”

“阿光！俞承光！”就是我这个瘪三了！

“俞承光？”花朵花老师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疑问句变成了感叹句，“俞承光！阿光！是你！”

“就是我！”七年分别的第一次重逢，就给了我这么一个红红的大礼包。老师，我受不起！

“怎么是你？”花朵尽失淑女风范地把捂着鼻子哀号的男人扯到了路灯下，扳过他的脸仔细地看了看，“真的是你！”

“真的是我！老师！”俞承光不得不再一次地确认，“你干吗打我，我又没犯什么错误！”呜呜！

“对不起！对不起！是老师的错！可是谁让你三更半夜地从后面吓唬人！你难道忘记了老师的胆子很小吗？”

“你的胆子小？你有什么好怕的？有几个人是你的对手？”俞承光气哼哼地说。

“谁说我怕人了？我怕的是鬼了！”花朵连忙纠正着。她真的很怕鬼嘛！

如果不是考虑街面上灰尘太大，俞承光真的打算昏倒给她看。我堂堂一个英俊得惊天地泣鬼神的帅哥竟被你当成了鬼。

“老师！他在流血！”一旁的苏丰不得不提醒一下。

“你的鼻子真的在流血！怎么样？有没有脑震荡？我这一拳可是用足了六成力气。晕不晕？有没有感觉想呕

吐？有没有重影？”花朵的手掌在俞承光的眼前摆动。

“只要把你的手掌拿开我就不晕！”俞承光依旧捂着鼻子，鲜血一滴滴落在了衬衫上，“我现在只需要止血！否则我没脑震荡，也会血尽人亡的。”



诊所里，俞承光的鼻血止住了，鼻梁上贴着胶带，很是滑稽的样子。三个人坐在椅子上歇一会儿。

“七年没见面，一见面你就打我！你忘记了不能体罚学生吗？”俞承光很是委屈地说着，“也不知道我这张英俊潇洒的脸有没有被你打破相，我还指望靠着我的脸给自己骗个漂亮老婆呢！”

“来！让我看看！”花朵再一次仔细地看这个七年不见的学生，“眉毛，很有型的剑眉，英气勃勃；眼睛，虽然不大，可是很清澈有神。至于这个鼻子，呃！咱们暂不讨论。嘴巴，也蛮刚毅，嘻嘻，性感的嘛……”

“哇！老师！你在调戏我！”虽然隔了七年，可是居然没有一丝的陌生感，无论是对于花朵还是俞承光而言，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被美女调戏是你的荣幸！”花朵轻轻地拍拍他的脸颊，“总之你还有颗帅哥头！不用担心！苏丰，快来说点什么，来安慰你这个差点被毁容的师哥！”

“师哥？他也曾经是你的学生？”高大英俊的青年，娇小玲珑的女子，居然是师生关系？“他也曾经在咱们学

校就读？”

“当然！”花朵拍了拍俞承光的肩膀，很是骄傲，“他是我初为人师所教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也是我带的第一个班的班长，按照武林的规矩，他是你正宗的掌门大师兄！”

“没错！来，小师弟！给大师兄磕个头！”

“又欠揍了！”花朵笑着推他一下，“别看他现在好像很乖的样子！你不知道他当年有多顽劣！你跟他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原来你当年也真的和我一样是问题少年？”苏丰还是有点惊奇。

“对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叛逆！坏事的确是做了不少，警察那里都留案底了！后来，我进了那所学校，遇到了花老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俞承光似乎很无奈叹气摇头加耸肩。

“什么叫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好嘛！正正派派，斯斯文文的！”

“这有什么好的？如果你不管我，那我现在说不定已经混上黑帮老大，威威风风，打打杀杀的了！”俞承光做了一个受不了她的表情，“可是当初真的是没办法！谁让她不停地在耳边唠叨呢！”

“没错！”苏丰开始和他一起起哄，“我班的同学都说，花花就是《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就算是孙悟空都受不了她。何况我们，为了免受折磨，学好吧！”

“你这个臭小子，竟敢诬蔑我！”花朵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你们叫她什么？花花？好像是小狗！”俞承光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当年叫她花骨朵儿！”

又被重重地打了一拳，“你们两个敢对老师不敬！小心你们的皮！”她忽又转头对苏丰说，“还有，这件事，关于我在校外揍人的事情，不可以告诉别人知道吗？”

“为什么不告诉茅今后同学们一定更加地崇拜你！花花，你现在是我偶像！你刚刚踢飞老大的样子真的帅呆了！”苏丰兴奋地比划了起来。

“你真是好的不学！一定要严守秘密！”花朵再一次警告。

“我知道打架是不好，可是这也不是老师的错！难道要被他打吗？说了也没关系的！”

“当然有关系了！这太伤她的淑女形象了！你要知道她对保持她的淑女形象有多努力！”俞承光又在揭她的老底。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她瞪他一眼，“好了，苏丰！很晚了！我送你回学校。我还让值夜班的老师给你留着寝室楼的门呢！”

“那我呢？花骨朵儿！看看我的鼻子，你不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人吧？”俞承光赶快举手来增加存在感。

“你离开这么久，的确有好多话要讲！”花朵挠挠头，“忘了问你了吗？是你一个人回来吗？有没有家人朋友

之类的，这么晚了，他们会担心你的！”

“就我一个人！”他连忙声明。

“既然是这样，你现在有伤在身，也不好跟我们去学校，那你先去我家等我好不好？你还记得我家在哪里吗？”

“记得！”俞承光忽然踌躇了一下，“老师家里有什么人？”

“我爸又带着我妈游山玩水，兼以武会友去了！家里就我一个人。这是院门和房门的钥匙！”花朵把钥匙放在他的手上。

“那你、你、你丈夫和孩子呢？”俞承光小心翼翼地问着，每一个字都让他有心惊肉跳之感。

“喂！我哪里带着已婚妇女和孩子他娘的标签了？你敢诋毁我的形象，小心我再扁你一顿！”花朵又举了举粉拳，“我还是云英未嫁，小姑独处呢！”

“啊？”俞承光真的是又惊又喜，“可是、可是……你当年，当年的那个，那个男朋友，袁老师对吧？他……”

“早就分手了！天底下的好男人这么多，我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那句话叫什么来着，不能为了一棵树放弃了整座森林！”

“没错！没错！”俞承光的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起来，所有的阴霾一扫而空。他竭力掩饰住内心的喜悦，“老师还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儿呢！自然不能草草嫁人。那好，我先去老师家了。”